

新文藝叢刊之二

解放區短篇創作選

第二輯

周揚編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新文藝叢刊之二

解放區短篇創作選

第二輯

周揚編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編者的話

我們計劃從解放區所發表的小說和報告中，編選成集子，定名為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現先出第一、二輯。

解放區七八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文藝座談會以後，文藝創作各部門都有許多重大收穫和成就，這裡所選的只是小說和報告方面的作品，而且還不過是其中很小一部份。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編輯時間的倉促，很多解放區這方面的創作我們一時無法搜集，因此，我們的選擇就不能不以延安所發表的為主。但就以我們現有的材料來說，我們的選擇也還是還沒有達到精當完善的地步。好在將來還繼續選下去，希望以後能彌補這個缺點。

我們把選擇的標準放在這樣一個重點上：要求一個作品比較真實，比較生動地反映出抗日戰爭與農村改革，反映出工農兵的鬥爭與生活。我們把讀者的意見和反應當做我們選擇的一個最重要的尺度。我們盡量將讀者大眾認為好的作品選進去。這些作品，主要是文藝座談會以後的東西，或者更正確的說，是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方向在創作上具體實踐的成果。在內容上，這些作品反映現實雖然還是非常不夠，但他們究竟反映出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新的生活與新的人物。在形式上，我們也已經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出一種新的風格，民族的、大眾的風格，至少是這種風格的萌芽。自然，這些形式也並不是完整的，水平一致的，可以說是各色各樣，參差不齊，然而這正是新的偉大的人民文藝的創造過程中的一個特點。

兩個集子大體劃分：第一輯是小說，第二輯是報告，但也由於解放區文藝創作的上面所說的形式上的特點，兩者的分界是很難做得十分嚴格的。

希望大家看過後，提出意見，並推薦各解放區好的作品給我們，以便將來能繼續編選。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目 錄

海上的遭遇

劉白羽吳伯簫
金肇野周而復 (一)

「無住地帶」

倉夷 (一六)

寧洞陣地戰

華山 (二六)

一罈血

吳伯簫 (三六)

八面山中

陳祖武 (四四)

鋤草中的陳團長

師田手 (五四)

交通員

李湘洲 (六〇)

三日雜記

丁玲 (六九)

「衆人原諒」

一擊 (八二)

爲解決困難而來的

蕭平 (九三)

一架機器的誕生

林風 (一〇〇)

草地

蔡前 (一一〇)

諾爾曼·白求恩

周而復 (一二三)

海上的遭遇

劉白羽 吳伯簫
金肇野 周而復 集體寫作

一、從阜寧到六合莊

調到延安學習的團以上幹部，剛集中到阜寧×師師部，下午就得到淮海蘇北各地的情報：敵人向阜寧合圍。反掃蕩的準備工作開始了：我們武裝部隊分散到根據地每一個角落，去幫助羣衆，堅持工作，打擊敵人。上延安的幹部，當時便組織起來，成立赴延幹部隊，×師師參謀長彭雄同志和×旅旅長田守堯同志擔任正副隊長，×旅政治部主任張赤民同志，則是這個隊的支部書記。雖然赴延幹部隊一共有五十一個人，然而却沒有一個戰鬥員；隨身的武器，也不過是駁殼槍和手槍，其中還有不少女同志哩！

就是這樣一支非戰鬥部隊，便在鹽河淮海一帶，敵人的密密據點層層封鎖當中，展開了機動的游擊戰。鹽河是一道封鎖線，五里一個堡壘，十里一個崗樓，據點與據點之間還有礮子，老百姓渡河的船隻一到天黑就被迫掛在據點附近，夜裡還有敵人的騎兵來往巡視。原先計劃過鹽河淮海瀟海路……去延安的路綫，彭雄同志考慮到情況起了變化，便臨時改變了決心：從海洋上去。

幹部隊到了舊黃河東坎，遇到我們的兩個連，臨時變成了掩護部隊。敵人一直在追蹤着這一支非

戰鬪部隊，有二千多敵人，兩門大砲，三架飛機，把幹部隊包圍在李圩。超過我們二十倍力量的狡猾敵人，企圖把幹部隊殲滅在那裡。從上午八點鐘，一直打到暮色無聲地降落下來，敵人反復六次衝鋒，全被打退了。在絕對優勢的敵人力火之前，沒有一個氣餒的，個個都是越打越堅強，每一個幹部都帶着幾個戰鬥員，組成一個戰鬥單位在抗擊着敵人。夜晚，便英勇地突出了重重的包圍，過義河，從江灘據點到吳小集據點。敵人登陸了，然而却找不到幹部隊，幹部隊隱蔽在五汛港。第三天又轉移到了北蔡橋以東宿營。這次敵人知道了，而且又包圍住了，但有什麼用呢？不過又撲了一次空。幹部隊安全地到了黃河邊上的六合莊。準備搭民船到濱海區贛榆柘汪，過山東去延安。

幹部隊雖是非戰鬥部隊，但却是一支百鍊成鋼的不可摧毀的力量。

二、向延安前進！

三月十六日的早晨，船老大老王浮着一臉笑容，興沖沖地跑來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說今天風定，可以走了。他指着高聳晴空裡桅桿上的小三角旗給他們看，我們要向西北開，刮東南風多好。田旅長是一個考慮問題周密而又謹慎的人，他詳細地估計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却叫船老大老王解決了。最遲明天上午可以到達目的地柘汪（這是我們濱海區的根據地）。黑夜通過連雲港的敵人封鎖線。過了，白天就沒事，不會遇到敵人。夜裡敵人來了，他們船上有燈，老遠就看見，繞一個灣就過去了。如果轉風向，就退回來，後一天再走。領導民船上工作的指導員老馬也說，根據他們幾次走的經驗是不會碰到敵人的，是的，他是經常在蘇北山東來往做生意的，這一路很熟悉；而船老大老王，今年六十三歲了，在海上就渡過了四十多個年頭，那海上的豐富的經驗就是一個保證；並且走的不是

敵人指定的航線，另闢一條航線，在海中間行駛，更是碰不到敵人的。彭參謀長和田旅長張主任商量之後，下決心：走！

昨天退潮，船留在黃河的沙灘上，這是一隻載重八千石，吃水四尺深的大民船。八個大艙，六根三丈多高的桅桿，扯起蓬來，一陣順風，確是明天十一點可以到柘汪的。等到下午漲潮，彭參謀長第一個脫下衣服，跳到黃澄澄的水裡，大家也跟着下去，幫助船老大他們把民船推動起來。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浮着愉快的微笑，連站在黃河岸上送行的海防隊同志，也都高興得拍起掌來，歡呼地高叫着：『祝你們風順平安！』

船，在黃河激越的濁流上緩緩地駛去。坐在頭艙裡的彭參謀長，田旅長，張主任，供給部長伍瑞清，鹽草區行署保安處長黃國山……都站了起來，微笑地向送行者揮着手，叫他們回去。他們怎麼肯回去呢，一百多個人依戀地站在岸上，像座屏風似的；目送着親愛的首長遠去，幾乎忘記了潮水快漲到腳底下來了。

走了三里多路，就看見口子上的那座燈塔，黃河的激越濁流，便消解在茫茫無邊的黃海裡了。掉好船頭，水手們費勁地扯着篷，忽然爆裂開鞭炮的響聲：辟辟啪啪的脆聲裡，猛的炸開『砰』的一聲——這是天地響。彭參謀長從頭艙裡跑到上面一看：是水手班長小王在放，他說：

『你看，彭參謀長，風多順，眼看我們就要到柘汪了，還不高興高興！』

船老大老王坐着頭艙的後面，像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似的，穩重地掌着舵。那垂在胸前的花白了的寸寸多長的鬚鬚，在東南風裡飄呀飄的。篷子飽孕着海風，綠茵茵的海水上，捲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船追逐着浪花急駛着。……

三、「彭參謀長，風停了」

黑夜，像一隻廣大無邊的巨網，覆蓋在咆哮着的海上，船行駛得很快。

彭參謀長叫幹部隊的同志，都躺下來休息了，可是他自己却躺不下。他在船老大老王旁邊，關心的問他一路的情況，還有多遠，他一會到上面看看水手們，望望放瞭望哨的警備員，一會瞧瞧前艙裡的人是不是休息了。田旅長一上船就暈船，不大能動，躺在頭艙裡，不時問彭參謀長航行的情形。

船上很靜，悄悄地，艙裡不時迸發出輕微的鼾聲，都被四周浪濤的音樂吞沒了，只是上面探水的船老大高亢的喊聲，還可以聽見，他坐在火房旁邊，把一根拳頭粗細的十多丈長的探水簫往海裏一扔，慢慢又把它拉上來，仔細審視上面的水跡。便發出悠長的富有韻味的呼喊：

「五拖……深……」（一拖五尺。）

掌舵的老王根據他報告水的深度，望着他面前桌子上那一個大指南針，決定航行的方向；向前面叫：

「向東……向南……」

海上的生活，大家都是第一次，全感到新鮮，許多人雖然是躺下，但是却醒着，坐在二船裡的×團政治處主任程世清同志，他就怎麼也閉不上眼，並且上去招呼着船老大和警備員的崗哨。彭參謀長一點也不暈船，和船老大他們越談越有精神，他拿出乾糧餅子來，給掌舵的老王吃，叫大家也吃。

「你們把乾糧拿出來吃，吃飽了有精神，上岸還早呢。」

他剛才問過老王，到柘汪還有七十里哪。大家一邊吃着，一邊聊着天。

沖激着船舷的白浪，慢慢低落下去；那急昂的濤聲也漸漸地消沉，波浪小下去，船平穩了。夜霧沉沉的海面只留下小浪起伏着。

叫做小張的水手，也急忙忙跑到船裡來，神情很緊張，說：

『彭參謀長，風停了！』

田旅長馬上坐了起來，他問掌舵的老王，這怎麼辦？船上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王的身上，老王慢吞吞地，眯縫着眼睛，向茫茫的海面上望了望，抹一抹鬍鬚，很有把握地說：

『不要緊，風還沒有停，不過小一點，一會還有風。』

大家聽完他的話，得到一種保證，安定下去了。船慢慢地在走着。走了沒一會，却完全停了。帆，洩了氣似的，癱着肚子。

船停着：

大家焦急地在期待風，彭參謀長時時在看錶：已經夜裡三點了，半點鐘過去了，沒有風；一個鐘頭過去了，沒有風；兩個鐘頭過去了，還是沒有風！時間是多麼悠長呵！但是就沒有風，忽然，桅桿上那面小三角旗動了，船走了。風帶來了全船的歡呼。

可是，還沒有走了幾里地，風又停了，這一次掌舵的老王失去了穩重，也陷於焦急了，他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風完全沒有了，短時間也不會有風，怎辦呢？他說：

『我也沒有辦法。』

田旅長過去問他：『船老大，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連雲港過了沒有？』

『連雲港是過了！』

大家鬆了一口氣，旋即却又被他下面一句話勾起顧慮來：『前面還有東洋鬼子的口子！鬼子的船常常出來！』

這有什麼辦法呢？一絲風也沒有，船像拋了錨似的停在水面上。

四、『堅持到底！』

濃黑的夜幕逐漸淡薄起來，東方透出了一線白光，這白光慢慢擴大起來，眼前又展開漫無涯際的海水，閃着亮光。三隻海鷗展開雪白的翅膀。無聲地掠過綠沉沉的波紋，自由地飛到海的遠方去了。船却還是停着，烟沉沉的海的彼岸，什麼也看不見。

『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彭參謀長問船老大。

船老大老王向海岸上瞅了瞅：『不好，』他指着遠遠的迷濛的海岸，『那就是風山頭！』

『風山頭不是敵人的據點嗎？』田旅長插上來說。老王點點頭。田旅長又問：『能不能把船繞過去一點？天亮了，不要給敵人發現目標。』老王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沒有風，一點也動不了，誰也沒辦法！』

猛的，海岸那邊傳來嗡嗡的音響，大家以為是飛機來了，但抬起頭來，向高空張張望望，却又看不見一隻飛機。張主任拿過田旅長那付望遠鏡，他到上面去瞭望了。海岸那個方向，什麼也看不見，像是飛機的聲音，却還是在響着。一會在碧沉沉的海上，發現了一個小黑點，他叫人去看；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小黑點上，黑點慢慢大了，近了，看見一個圓圓的筒子，凸出在海面上，這是烟窗，掌舵的老王不禁大聲叫了出來：

「那是敵人的巡邏艇。糟糕！」

彭參謀長叫他們不要動，隱蔽好，一邊說：不要慌，看清楚再說，船底下有一部分人站起了來。

張主任伏在船舷上邊望着，一邊喃喃地自語着。

「看見了，看見了，是一隻巡邏艇！上面掛着一隻日本旗呢！但不一定是向我們這兒來！」田旅長從艙裏站了起來，一夜的暈船，使得他精神很不好，頭昏昏的不時想嘔吐，連站都有點站不穩。但是這位曾經參加平型關戰團，消滅敵人最精銳板垣第五師團的年輕將領，一聽見有敵情，精神馬上抖擻起來了，他要上去佈置戰團，馬上就被彭參謀長他們阻止住了。

「你暈船，身子不行，我來佈置。」彭參謀長安慰他。

「通知船上的人，趕快準備好……」田還是支持着。

彭參謀長用望遠鏡詳細看了看，他親自到各個艙裏去佈置，叫大家把子彈都推上膛，手榴彈準備好，船上的指導員帶着水手却臥倒在船板上，程世清到船頭上去，指揮前面的人，艙上面放了一個瞭望哨，最後他說：

「敵人不來，大家都不要動，敵人不靠近我們船，也不准開槍！我們準備好。到了我們爲革命犧牲的時候哪！」

船上的人都捲入緊張的戰鬥準備裏，伏在船舷上的張主任，拿着望遠鏡到頭艙裏來，告訴彭田他們，敵人果然是向我們這個方向來了。彭參謀長笑嘻嘻地說：

「讓他來吧，他會吃虧的！」

砰——對方傳來一聲槍響，旋即又是一槍，都是向天空放的。探水道的船老大和水手們都習慣地把篷子放了下來。——這是海上的規矩：第一槍是叫停船，第二槍是叫放下篷子，不然的話，就要打過來。田旅長叫船老大站起來，訴敵人，我們是商船，做買賣的，不要打槍。老王站在船上叫了。海上的強盜一聽見是商船，貪婪地向民船駛來，說：

『我們來查一查。船老大出來！』所謂『查一查』，是想搶點財物去。敵人沒想到自己的性命會葬送在海裏，

在船頭指揮作戰的程世清，他把望水道老李的衣服穿了起來，一個拉出發火線的手榴彈藏在袖筒裏，他英勇地站在船頭上，船老大出來迎接敵人了。

巡邏艇有着裝甲設備，甲板上站着十二個海盜，蠻橫地端着槍。巡邏艇顛巍巍地靠近了民船，碰得民船動搖起來。站在前面的那個小隊長，穿着一身嶄新的草綠呢制服，腰間掛着一把賊亮的戰刀，手裏拿着一個本子，一枝鉛筆，帶着一個翻譯官，跨上民船來，很神氣地問道：

『你們上那兒去？船上有什麼東西？要登記！』

化裝了船老大的程世清，很沉着地等他們兩個人剛一跨上船沒站穩，使勁地一推，咚一聲，兩個海盜在海底找到他們的葬身之地。頓時，他把藏在袖子裏的手榴彈，向站在甲板上的人當中扔去，咚的一聲，當時就給擊倒在上面，在烟塵裏，十多個敵人帶着混身的彈片傷口，慢慢停止了呼吸。巡邏艇像一隻受驚的小鳥似的，嚇得遠遠地離去了。從此，它也不敢靠近民船了。一無戰鬪設備的民船，連沙袋也沒有，固然抵擋不住鋼板裝甲的巡邏艇，但民船上坐的儘是馳騁江南的新四軍戰鬪英雄，他們的意志，他們的戰鬪力，比敵人的鋼板還要堅強。

巡邏艇開到四百米遠以外，便停了下來，敵人躲在鋼板後面，由機槍巡迴地繞着民船周圍掃射。敵人欺負我們沒有長槍和機槍，瘋狂地，毫無顧忌地，遠遠向我們掃射。子彈雨點子似的射進船上，船裏，噼噼噼地，船頭和船尾打滿了子彈洞，子彈洞裏頓時就流進水去。厚厚的船板，給水濡濕，發脹，子彈洞就給脹住了。但旋即又打滿子洞。民船像一隻癱軟了的殘體，躺在海面上，一步也動彈不得，忍受着野獸們的欺凌！

臥在艙上面，跟幾個警衛員在一塊抗擊敵人的指導員老馬他們，都犧牲了。坐在艙裏的人，有幾個給打倒了，躺在艙板上的血水裏。敵人的火力還不斷地射擊着船頭。彭參謀長氣憤憤地跳了起來，叫警衛員跟他走，旋即被供給部長武瑞清同志攔住了：

『你上那兒去？』

『到船頭上去！』

『你知道船頭上打的怎麼樣嗎？』

『我知道打的很激烈。』

●『那你就應該去，那地方很危險，讓我去！』

『正是因為那兒激烈，我更要去！我去指揮他們抵抗，無論如何，不能叫敵人接近我們的船……你別攔住我……』爲了全船的安全，不顧忌一切，他毅然走了，警衛員跟着他高大的背影到船頭去指揮了，早準備好槍支的武部長也帶着警衛員到上面作戰去了。彭參謀長見過敵人密集的火網，到了船頭。他給大家帶去了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勇氣，雖然拿的都是短短的駁完槍，一陣射擊，敵人的巡邏艇離遠了一點，敵人射擊的效力也就差了一些。但是，依然不放鬆地射擊着。『格格』地幾聲，

彭參謀長胸前中了三處機槍傷，警衛員把他扶回頭艙來。大家默默地圍着他，給他弄傷口，他焦急地說：

『不要管我，你們去抵抗敵人要緊，快去，去！』

大家服從命令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他底妻子留在身邊，在照顧他。他神志有點不清醒，還關心地問：

『他們都去抵抗敵人了嗎？』

『都去了。犧牲的不少。』

『好！他們犧牲得都很光榮，很值得。』

海上靜靜的，還是沒有風。

敵人的槍聲稀疏了，傳來了叫聲：

——不要打槍！

——你們投降吧！

——投降不要緊，不殺你們！

我們船上的人，把槍拿得更緊，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決不投降，我們決不放下槍！

——除非把我們打死，決不做俘虜！

大家只有一個決心：寧死不投降。連船老大也捲起袖子，拿起船上那條不大能使喚的長槍，感動地說：『我們給他們拚！』水手班長小王拿着自己那支壞馬槍，不時伸出頭去打敵人。敵人的誘降，

所到的回答是：更密集的槍聲。待了一會，當敵人知道新四軍每一個指戰員都是不可屈服的，機槍又在民船四周叫囂起來了。

頭艙裏突然迸發出一聲瘋狂的叫喚，張主任的妻子張明給打倒了，田旅長的妻子陳洛連身上也掛了花。按着傷口，陳洛連說：

『到了我們最後爲革命犧牲的時候了……』

張明抬起頭來，對張主任說：『我不行了，你們打，赤民，你們堅持到底……』

男同志們說：

『我們先死，你們後死，人家死在一塊好了。』

張主任的警衛員戴文天匆匆跑過來，滿頭滿臉是汗，在找程世清。戴文天是鹽城人才十八歲，可是混身閃着勇敢和飽滿的精力。雖然是四〇年才參加新四軍，但是在革命的軍隊裏已把他鍛鍊得很堅強了。找到程世清，他向他要了一把二十發盒子，他自己那把盒子打卡子了，接過新的駁壳槍，像增加了無限的生命力，他又跑去打了，子彈在船上面噼噼地飛來飛去。

船艙裏汪着紅殷殷的血水，像一條小河，河裏躺着重傷的幹部和水手。田旅長雖然暈船，他一直還是勉強支持着，鼓勵着大家要堅持下去，他指揮着船上沒受傷的同志們，在搬船板和被子，連女同志也無聲地曲着背在搬運着。腳踹在血水裏，濺得滿腿是血，用船板和被子把四面堵起來，抵擋子彈。

一陣急驟而沉重的步子，警衛員把武部長擡了下來，他腦部受了很重的傷，迷迷糊糊地喃喃着：『我的革命已經成功了，你們繼續打敵人！』他把手裏的槍遞給警衛員，『去，堅持下去！堅持

到底！」

「堅持到底」這句話說出大家的意志。

接着，最後一個水手，那個粗眉大眼四方臉的小張腹部也受了傷。敵人的機槍還在煮沸了水似的響着。保安處長黃國山看着我們僅有十多顆手榴彈，二十多條手槍，子彈也快打得差不多了。他把手榴彈的發火線拉出來，想炸船，同歸於盡。『得子彈打完了做敵人的俘虜。張主任迅速地把手榴彈搶了過來，說：

『還早着呢，用不着。要是敵人上了我們的船，再炸也不遲。』

太陽有點偏西，海面泛着無數的金光，槍聲漸漸稀疏了。不知外面情況怎麼樣，張主任想上去看看，他的警衛員戴文天自告奮勇地要去，但張主任要親自去看一看。於是，他們兩個人爬到船頂上去了，敵人沒有走，巡邏艇還很近。側面射來一槍，正打在戴文天腹部，他們兩個人退了下來。

槍聲停止了。張主任又要上去看看，却被負了傷的戴文天搶着，按着傷口他一個人爬在船上瞭望，高興得忘記了傷口痛，大聲對船裏說：『敵人退了』。真的，巡邏艇對一隻既無工事設備，可以說『無武裝（單是短槍不頂事）』的民船，從清晨直打到下午三點了，奈何不得，悻悻地向連雲港那個方向去了。而且，巡邏艇上還帶回去十多具海盜的屍體。

五、起風了

船上水手都犧牲了，只有一個負傷，動彈不得。於是大家動手，拿出主索，很費勁地把它扯起來。剛扯好一個篷子，起風了！船上洋溢著笑聲。大家焦急着沒有掌舵的，誰也不會。那個負傷的小